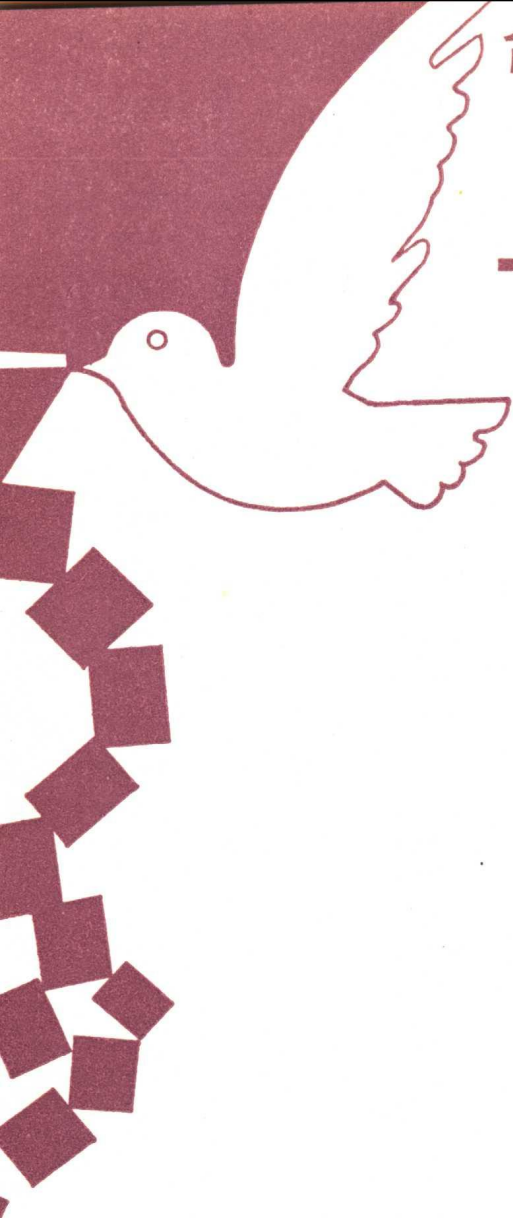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  
报刊资料专辑

---



# 文学 作品 选编

第 4 辑

1987

书目文献出版社

##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 文学作品选编 (4)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闻述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印张 179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013-0182-4/I·4

(书号 10201·116) 定价 1.90元

〔内部发行〕

## 目 次

再生香 (一〇至一四)

钱博士的最后一天

敌 爱

人肉市场

东狱计划

欢送阿强，喝嘿！

余 挺

砰！

再见，康神父

风尘烈女

死亡边缘

高 阳 一

幻 影 三八

吴淡如 四六

郑宝娟 五〇

六六

洪振嘉 七五

束 晴 九三

梓 人 九六

黄凤祝 一〇一

姚 姮译 一〇四

陈 枪 一〇七

# 再生香

●高陽·圖／黃瑜●



冒起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說了句：「天下不是大定了嗎？」

這句話頗使來客受窘，天下已經

大定，何以還有這種亂世才有的，強軍民婦的行為。他想亦真可慚愧，

但惱羞可以成怒，一怒便不覺得澀口；蘇克薩哈冷笑一聲說道：「本來倒是可以大定了，可惜還有人想造反。」

他將眼一瞪，「造反！冒老先生，你懂這兩個字嗎？」

冒起宗懂此二字的言外之意，定定神說：「諸公請稍待，我告個罪，少陪片刻。」

他是要跟家人去商量，但拜年的賓客很多，只有在冬天所不到的水閣中，將太太及大奶奶找了來密談。

「不是為大毛的事吧？」冒太太哆嗦著問；大毛是冒辟疆的小名。

「怎麼不是？」冒起宗嘆口氣說：「唉，庶人無罪，懷璧其罪。」

「你就不不要掉書袋了！乾脆說吧。」

「萬萬想不到的事，他們要，要，」冒起宗非常吃力地說：「要小宛。」

「甚麼？」

冒起宗再說一遍，冒太太才聽清楚；而冒大奶奶也已忍不住哭出聲來。

「你別哭！」冒起宗說：「事情是決無法挽回的了，來頭太大，跟奉了旨一樣。就不知道小宛肯不肯？」

「為了大毛，她死都肯的。」冒太太說，「難的是，這話不知道怎麼跟小宛開口？」

「太太別為難！」董小宛突然現身，她關上房門說道：「既然無法挽回，我也只好認命了。」

一半是感激，一半是感傷，冒大奶奶越發淚流不止，叫得一聲：「妹妹！」哽咽著說不下去了；只見她雙膝一屈，跪倒在董小宛面前。

一個趕緊也跪了下來，兩人抱頭痛哭；兩老亦是垂淚不止。

終於還是董小宛先收淚，「這樣也好，一了百了。」她說，「不過要請老爺好好跟他們辦個交涉，他們從此不能再跟大老爺為難了。」

這是不必董小宛提的，冒起宗也能想得到的。當然，蘇克薩哈不能出一張紙據；但他有句話說得非常透徹：「那全在董姑娘；見了老爺，

她怎麼說，王爺怎麼聽。別說保府上平安，就是你們爺兒倆想做官，也還不是一句話的事。」

做清朝的官？人人能做，就是冒家父子不能做，不然豈不是變成出賣董小宛了？同樣的道理，作為聘禮的那四十斤人蔘，冒起宗亦堅辭不受。這不需要說明原因，蘇克薩哈自能意會；不過這一來使他起了一層顧慮，不能不預為之計。

「冒老先生，」他說：「請你告訴董姑娘，別做出甚麼糊塗事來，害了我們事小；害了府上事大。」

這是警告董小宛勿存任何輕生之念；而其實是不需要的，董小宛豈能應不及此？她比他想得更多；也更深，她不但不會輕生，還怕冒辟疆失去了她，可能會有甚麼過當的舉動，所以很小心地避免流露出任何足以使人覺得她留戀不捨的神色；儘半天一夜的工夫，從從容容地將她經手的家務，交代得清清楚楚，然後拜別兩老與大婦，神態自若地上了驛車；以致於有人疑心她，或者是羨慕劉三秀的奇遇，高高興興地當攝政王的王妃去了。

在山東與直隸交界之處，有名水陸大碼頭的德州，蘇克薩哈意外地遇見了巴哈。

「你出京幹嗎？」

「鄭親王班師，攝政王派我來迎接。」

原來鄭親王濟爾哈朗在順治五年九月，奉派為定遠大將軍，率師下湖廣，任務是征討明朝永曆帝所派的總督何騰蛟，以及李自成的餘孽。

一年多以來，轉戰兩湖，深入貴州黎平，先後克六十餘城，攝政王多爾袞雖不願他回京，但出征大致有期限，軍務既已告一段落；而且他年已五十五歲，不讓他班師的話，實在說不出口，而親貴領兵還朝，照例派侍衛迎勞；至於這個差使落到了巴哈頭上，是因為有人多爾袞面前進讒，說他有離間皇帝與多爾袞之間感情的傾向，因此，多爾袞趁機派他出京，藉以疏遠他跟皇帝的關係。

「喔，」蘇克薩哈問道：「你預備到那兒去接呢？」

「那兒接到那兒算，反正脫不開這條由北到南的官道。」

「這麼說，晚一兩天也不要緊；

咱們好好談一談。」蘇克薩哈問道：「京裡有甚麼新聞？」

「噯！」巴哈雙眉一揚，「你要打聽新聞，那可多了去囉。攝政王福晉故世，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蘇克薩哈答說，「那不是年裡的事嗎？」

「不錯。」巴哈又問：「那位福晉，用冊寶封為敬孝恭肅正宮元妃，你知道不知道？」

「怎麼變成正宮了呢。那不是奇事嗎！」

「還有奇的呢，」巴哈說道：「肅親王福晉成了攝政王福晉！」

「甚麼！」蘇克薩哈一楞，「你是說小姨接了姐夫？」

小姨指豪格的妻子；姐夫是多爾袞，這生死冤家的兩叔姪，本是嫡親的胞姪，多爾袞在死了妻子以後，給豪格之妻為福晉，其中原因的說法不一，有的說，做姊姊的猶如手足情深，遺言希望多爾袞娶她的妹妹，以便有個照應；有的說，是出於肅親王福晉的自願，而目的是在巴此後以保護豪格諸子，這是在好的方面說；往壞處去說，就很不堪了，有的說，多爾袞至今對豪格餘



憾未釋，有意奪妻以辱；有的就干脆說他好色而已。

「皇上對這件事怎麼說？」蘇克薩哈問。

「哼！」巴哈冷笑一聲，「現在是拿他莫奈何；將來你看吧，總有一天會算這筆帳。」

據巴哈說，小皇帝對多爾袞殺他長兄，因為大家都說這是大義滅親，所以他倒還不大恨，但對這件事，由於一直讀的孔孟之書，很講究倫常禮法，認為侮辱死者太甚，內心非常不平，一旦親政而又真的能握實權，一定會替豪格報復。

「還有甚麼新聞沒有？」

「還有。」巴哈忽然問道：「那個董小宛長得怎麼樣？」

「這話很難說。」蘇克薩哈沉吟了一會，「南邊的女人會保養，就算長得不是太出色，看上去總覺得比咱們的格格、福晉要耐看些，這且不言；至於這董小宛，根本不能拿相貌來論，我這麼說吧，頭一天不覺得甚麼；第二天看還不壞；第三天就越看越想看；再下去可不得了，一天不見就怪想她的。」

「喔，」巴哈有些不大相信，「

有那麼大的魔力！到底好在甚麼地方呢？」

蘇克薩哈略想一想說：「我只談一件事好了。」

這件事發生在泰安道中，過大汶口時，適逢大雨，衣履盡溼，下了店生火烤衣服，是由董小宛一手料理。

「這很難得了吧？下面還有。」

蘇克薩哈又說：「烤衣服的時候，我當然也要動手，一不小心，把襪套燒了一個洞，她說：『我帶得有針線，替你補一補』。我不好意思，說是『不必補，丟了就算了』。」

她說：『皮馬靴不穿襪套，把腳後跟都磨破了』。我說『不要緊』，到了第二天一早動身，她叫她帶來的一個老媽子，給我送來一雙新襪套，穿上去不大不小，正好一腳，據說那是她拿一件布衫，花了半夜工夫改出來的。巴二哥，你說吧，你服不服她？」

「好！」巴哈點點頭說，「攝政王是最識得好歹的，照她這樣子，不怕讓人奪了寵去。」

「誰會奪她的寵？」

「這可又是一件新聞了。不知是誰出的主意，說明朝要朝鮮進獻公主，太宗亦跟朝鮮要過一個絕色女子；攝政王心又動了，派人到朝鮮要人去了。」

徵女朝鮮一事，由來甚久，元朝後宮就有朝鮮女子；明太祖的嫡妃，即為元朝宮女，嫡妃生皇四子朱棣，封為燕王，便是後來的成祖。因為如此，明成祖對朝鮮女子，特具好感；同時又能照料他的特殊的飲食習慣，所以自永樂六年至二十二年，數次徵女朝鮮；第一次所徵五女，內有一個姓權，封為賢妃，「明宮詞」中有一首專詠權妃：「玉指攜來玉殿吹，天生麗質自高麗；無端北狩蛾眉死，風雨荒城葬盛姬。」其下有註：「成祖妃權氏，朝鮮人，永樂七年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眾女至，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指吹之，窈窕多遠音，上大悅，驟拔妃出眾女上。」權妃是在永樂八年，死於山東臨城；葬於蟠縣，後三年興起恐怖無比的大獄，原來權妃死於謀殺。謀殺權妃的是同為朝鮮所進的女

子呂婕妤，其時皇后駕崩，成祖命賢妃權氏攝行六宮事，呂婕妤不服管教，當面頂撞權妃說：「有子孫的皇后也死了，你又管得幾個月，這等無權。」然後用砒霜研成末子，下在胡桃茶中，毒殺了權妃。

事隔三年，有個朝鮮宮女，也姓呂，她是商賈之女，同伴稱之為「賈呂」，此女亦有寵，想跟呂婕妤認同宗，而呂婕妤看不起她，以此嫌隙，「賈呂」告密；成祖震怒，將呂婕妤宮中的太監、宮女共一百餘人，盡皆處死，呂婕妤的死狀極慘；據成祖自己對朝鮮使臣說的是：「烙鐵烙一個月，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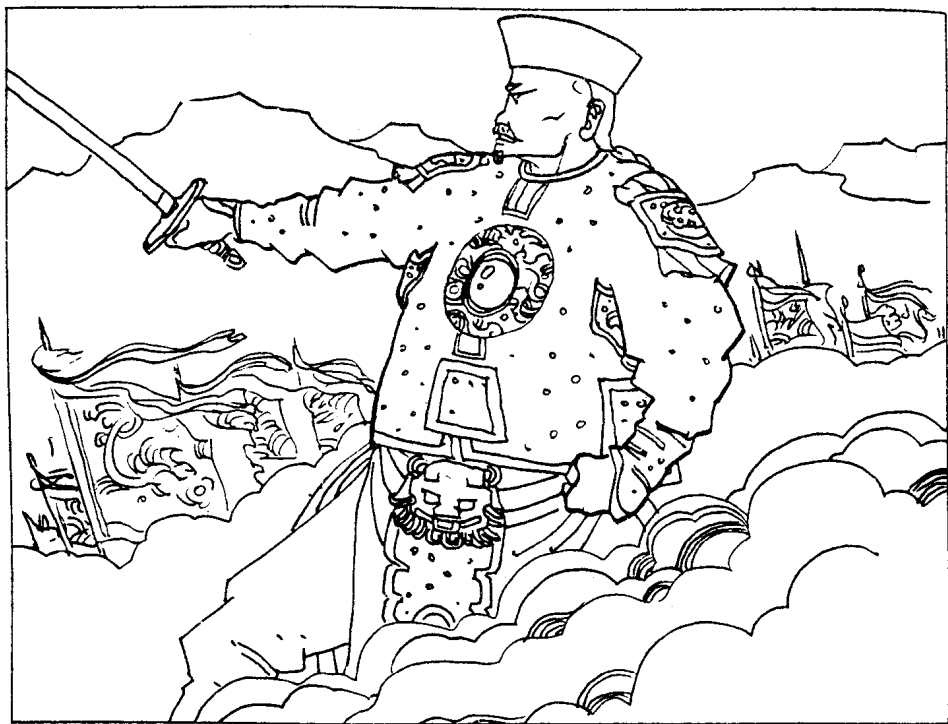
這「賈呂」天生是個禍胎，八年之後，又自她身上，興起一大慘劇，這回死了兩千八百人之多，事起於賈呂與另一個同為成祖所寵的宮女魚氏，一起愛上了一個小太監；成祖頗有所知，但因寵愛魚氏之故，遲遲無所動作，而呂魚二人，內心恐懼，相繼自縊。

魚氏為成祖所寵，死後為成祖苦思不釋，以事由賈呂而起，本就深為惱怒，偏偏當此時也，又死了一

個寵妃；她姓王，蘇州人，與權妃同日所封，此時已晉位為貴妃。成祖晚年肝火極旺，太子、諸王、公主，見了他都會發抖，全賴王貴妃婉轉調護；成祖本想立她為后，不想一病而亡，成祖痛悼過甚，得了「失心風」，暴戾無復人理，想起魚呂一案，盡捕賈呂的侍婢來拷問，三木之下，胡言亂語，居然變成一件「弑逆」案，株連無數，盡皆誣服。有的「拚著一身剛，敢將昏君罵」，當面醜詆：「自家陽衰，人家才會去跟小太監睡覺，氣死你！」聽這一罵，成祖索性命畫工畫了一幅圖，作賈呂與小太監相抱之狀，說是欲令後世見其醜態。

這一樁亘古所無的宮闈慘案，起於永樂八年秋天，初設「東廠」之時，直到下一年初夏，尚未結案。至四月初八，大雷雨，發生火災，將營造了十五年之久，著成才三個月奉天、華蓋、護身三大殿，燒得一片瓦礫；宮中都有喜色，以為成祖會心懼天變，停止誅戮，誰知他照殺不休。

這些秘密，在明朝久已湮沒無聞，



但多爾袞卻知道；他在征朝鮮時，曾聽人根據「李朝實錄」的記載，講給他聽過，那是太宗崇德元年年底的事，太宗親率外藩蒙古，諸王貝勒的勁卒，渡鴨綠江，直逼朝鮮國都，朝鮮國王李倭遁至南漢山城，而將妻兒安頓在江華島，兵敗不屈，一味以乞和作緩兵之計，不道多爾袞奇兵突出，攻入江華島，將李倭的眷屬，送至大營，至此，李倭方始投降，因而論征朝鮮之功，以多爾袞為第一；而李倭由於多爾袞對他的妻兒，以禮相待，一直感激在心，所以有人建議他徵女朝鮮，多爾袞覺得索之無愧，欣然同意。

但就在此議初起時，李倭病歿；朝鮮的政情一變，不過仍在清朝控制之下。當崇德初年，李倭勢窮力蹙而投降時，將其長次二子李湮、李湊送至瀋陽作為質子，以後數次伐明，照例向朝鮮徵兵、徵糧。多爾袞大破李自成，長驅而入北京時，李氏兄弟，皆在軍中；以此從龍入關的忠忱，多爾袞在順治元年十一月，准李倭的長子，亦是世子李湮歸國，同時核減歲貢；元旦、冬至、萬壽本應另進慶賀貢物，亦以道遠

不便，准許隨同正貢附送，對朝鮮是相當優惠體恤的。

到了第二年春天，復又遣李湊回國；未幾李湮病故，李湊被封為世子。李倭既薨，賜諡「莊穆」；多爾袞遣官賞勅，冊封李湊為朝鮮國王，同時表達了徵女朝鮮的意願。

聽巴哈談完這段新聞，蘇克薩哈亦記起一段往事，順治元年正月，多爾袞曾經在一次朝會中，公開宣示：「朝鮮國王因為我保全他的妻子兒女，常常私下給我送禮，先帝在日，我一定回奏明白，准我收我才收；現在是我執政，誼無私交，不再受禮。」如此雖是李湊在位，但他承父之志，且曾由多爾袞的培養，當然亦會感恩圖報，只要提出要求，一定會選取絕色處子進獻。董小宛若無勝人之處，自難得寵。

「咱們不談朝鮮了。」巴哈說道：「我倒很想見一見董小宛，看到她到底長得是個甚麼樣子？」

蘇克薩哈面有難色，好一會兒才說：「好！我來找馬鶴子。」

「馬鶴子」王輔臣專負保護董小宛之責。因為攝政王幼持民婦是很不體面的事，所以護送董小宛北上，

就變成一件很難辦的秘密差使，難辦之處在雖有天子第一號的大來頭，卻不能亮出底牌來；一路上八旗的騎兵悍將很多，而載美同行，又最容易引起是非，倘或發生糾紛，秘密暴露，這差使就難辦了。

最可慮的，還是在如翼動身之前，楊通升所作的警告。他說：「江南可經不是北方。北五省久受流寇的茶毒，對咱們大清兵入關，把李自成、張獻忠的部下，剿的剿，擄的擄，大家才能安居樂業，對我們當然是歡迎的。」

這是說北方對清兵有好感；相對地對明朝則並無好感，楊通升也有一番說詞。

「崇禎十七年，北五省的老百姓，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為了征餉，隨田賦加派，橫征暴斂，慘無人道，誰有田誰倒楣。田地荒得太多，太久，以致兩次大旱，又有蝗蟲；草根樹皮吃光了，只好吃人，年輕婦女跟小孩反綁雙手，推到市面上去賣，名為『菜人』，你想想，這樣的朝廷，能叫老百姓愛戴嗎？所以在北方除了少數讀書人以外，老百姓

脑子里裡壓根兒就沒有『反清復明』這四個字。江南就不同了，崇禎當庶，總想著在明朝過的是好日子；加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簡直把咱們大清兵恨透了。如今大軍鎮壓，公然造反雖不容易，可是要跟你提個醒，出出你的醜，那可是輕而易舉的事。再說，董小宛是多大的名氣？又聽說是攝政王的人；你想是多大的樹，招多大的風？」

蘇克薩哈深以為然，因此跟王輔臣商議，一個主外，一個主內，逢關過卡，要打交道的，都歸蘇克薩哈；保護董小宛則由王輔臣負責。

王輔臣當然唯命是從，而且向董小宛表明了他的任務。董小宛非常合作，跟王輔臣談了些「不見可欲，其心不亂」的道理，願意儘可能隱藏自己的行踪。王輔臣大有領悟，因而向蘇克薩哈提出兩點要求：第一是，不能透露董小宛的姓名；第二是任何人想見董小宛，都必須先經他同意。王輔臣是這樣說的：「蘇爺，你很愛朋友，而你的好朋友又多；一路上少不得有人盡地主之

誼。一喝晚酒，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把董姑娘的名字說了出去，當然就惹起一風。那一來，風聲越傳越大，就會出事。」

蘇克薩哈滿口應承照辦，而且始終守著他的承諾。如今跟巴哈說了經過，不算違反第一點，因為巴哈原是參預其事的；但第二點要見董小宛，就非得問王輔臣了。

王輔臣上街去了，等他回店，一見巴哈，也是熟人，很親熱地寒暄了一陣；到得他們談話告一段落，蘇克薩哈指著巴哈輕聲說道：「他想見一見董姑娘，你看怎麼樣？」

「這得問她自己。」王輔臣答說：「我許了她的，若有人要見，先得她願意。」

「那末，你這會兒就去問一問。」董小宛是被安頓在這家旅店中，最隱密的一個小院落。一路來，她都是如此，一進了自己屋子，若非必要，步門不出；甚至連窗戶前面都不站。王輔臣求見時，她正在看書，站起來招呼過了，隨即問說：「王將軍，有事嗎？」她對王輔臣與蘇克薩哈都稱「將軍」。

「京裡來了個人，是蘇爺的好朋友，名叫巴哈；慕董姑娘的名，想見一見你。」

這是第一次有此請求；董小宛便問：「這位巴哈是甚麼人？」

「他是皇上的侍衛；聽說也是太后的親信。」

「既然是皇上的侍衛，又是太后的親信，怎麼出京來了呢？」董小宛緊接著又說：「王將軍，你別誤會我喜歡打聽閒事。我無所謂，你讓我見誰都可以；不過一路來我都沒有見過外人，這是頭一回，不免有人注意，也許你們應該想一想，讓他見了我以後，旁人會怎麼說？如果對你們兩位沒有好處，我想還是不見的好。」

這話提醒了王輔臣，想一想似乎不大妥當，「董姑娘，你的心思細，你這一說，我也覺得不大對勁。」他略一沉吟後問道：「要不要我把蘇爺請來，董姑娘，請你當面問他？」

「你如果覺得該這麼辦，就這麼辦好了。」

於是，王輔臣悄悄將她的話，說

了給蘇克薩哈聽；「不錯呀！」這一個也被提醒了，「是有的不大對勁；不過我還想不透澈。走！咱們看她去。」

這回再到董小宛那裡，王輔臣採取了警戒措施；好在那跨院只有一條通路，他派人守住，如果有人接近，能攔則攔；不能攔便須出聲，好讓他有所防備。

「董姑娘，你問巴哈為甚麼出京？他是攝政王派出來去迎接班師的鄭親王的。」

「喔，」董小宛從容問道：「皇上的侍衛，攝政王能派嗎？」

「能。」

「那，皇上不是沒有人用了嗎？」

「皇上的侍衛很多，不會沒有人用。」

「是。」董小宛含蓄地問：「巴哈是不是皇上的親信？」

「應該是。」

「既然是皇上的親信，攝政王怎麼能派？莫非他就沒有想到皇上會不便？」

一句接一句，問得蘇克薩哈招架不住，只好說實話了，「是這樣

的。」巴哈出京的原因，讓他和盤托出了。

董小宛全神貫注地聽完，平靜地問說：「蘇將軍，我在想將來見了王爺，他或許會問：『你在路上見了些甚麼人？』我說：『在德州，有位巴哈巴將軍要看我。』這當然是由兩位引見的。蘇將軍，你想王爺心裡會怎麼想？」

畫龍點睛，一語破的；又彷彿晴天一個霹靂，使得蘇克薩哈心頭一震，臉色都變了。

董小宛卻是七竅不驚，渾如無事，「當然，」她說：「我可以不說這回事。可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在這個人來往的大店裡，不必隔牆有耳，亦會有人見到；萬一傳到耳朵裡，再來問我，那就比我早說了實話更糟。」

「不錯，不錯！」蘇克薩哈不等她說完，便搶著說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來回絕了他。」

「這，」董小宛微笑了一下，「我倒有個主意，蘇將軍看行不行？」

「是，是，董姑娘請說。」

「那位巴將軍無非想看一看我，

是個甚麼樣子？那也容易。明兒，咱們晚一點動身，上車的時候，我在車前站一站，他不就看到我了嗎？」

「啊，啊！這好。」蘇克薩哈由衷地說：「董姑娘，你真能體諒人，想得面面俱到。準定這麼辦吧！多謝，多謝！」話完，蘇克薩哈垂手哈腰，恭恭敬敬地又說：「董姑娘，你歇著吧！我不打擾了。」

鬆出來找到巴哈，將經過情形，細細一說；巴哈這回真服氣了。

「了不得！咱們八旗女子，我就想不出有比這位董姑娘事理更清楚的。」

「虧得她腦筋清楚，又這麼謹慎小心。不然攝政王一起疑心，非壞大事不可！」蘇克薩哈拍一拍額角：「好險！好險！」

「本來倒無所謂，反正她將來到了王府，必有朝太后的時候，遲早見得著。如今聽你這一說，明兒可真不能錯過機會。」

旅店向來是一過午夜，便有響動，大呼小叫，騾馬嘶，越來越熱鬧；趕路的旅客都走了，復歸寂靜。董

小宛北上，亦是日日如此；唯獨這一天例外，直到破曉方始起身，漱洗早食，換好了衣服，也理好了隨身行李，靜靜地坐著等。

等天色大明時，從窗戶中看到王輔臣，先站起身迎候，見面道了早安，王輔臣說道：「車套好了。董姑娘請吧！」

說完，他順手拎起一隻皮箱，首先往外走；接著是她的女傭顧媽捧著鏡箱等物，跟在後面；殿後的董小宛將捏在手心的、一塊包頭的青絹，往桌上一丟，方始出門。

車馬都預備好了，馬在門外，車子在門內大院子裡；董小宛不慌不忙地走到踏腳機前，等顧媽來扶她上車時，突然摸一摸頭上說：「我的包頭帕子，忘在了屋子裡了。」

「喔，我去拿。」

顧媽一走，董小宛仍舊站在車前；眼角瞟處，發現蘇克薩哈與一個五十來歲，長得很魁梧的軍官，站在櫃房簷前，心知那人就是巴哈。為了讓他看得清楚，她將身子稍為移動了一下，略略朝東，讓晨曦照在她臉上。

(十)

# 再生香

● 高陽·圖 / 黃瑜 ●



巴哈自然不便盯著看；好在她是  
在亮處，他的眼力又好，一眼就攝  
取了她的全貌。但視線一避開，立  
刻就忍不住想看第二眼。這樣腦袋  
轉過來，轉過去，直到顧媽將包頭  
青綳取了來，扶著董小宛上車，巴  
哈才爽然若失地轉臉來跟蘇克薩哈  
說話。

「真正的美人是沒法兒形容的。」  
他說：「能形容得了的，不算真正  
的美人。」

蘇克薩哈笑道：「看了半天，就  
落這麼一句廢話。」他停了一下又  
說：「我可要走了。有甚麼口信要  
我帶的？」

巴哈沉吟了一會說：「請你帶個  
信給鰲拜，我那大兒子不大聽話，  
請他替我好好管教。」

「好！我叫人去說。」

「你不能自己去一趟嗎？」

蘇克薩哈面有難色。原來鰲拜是  
巴哈的堂兄，與蘇克薩哈為姻親，  
但一向不和，極少往還；巴哈很顧  
大體，覺得蘇克薩哈與鰲拜雖然都  
効忠皇帝，理當和衷共濟，因而特  
意找這麼一個藉口，想為他們拉攏，

進而修好。蘇克薩哈明白他的用意，  
需要考慮，所以遲疑不答。

「何必呢？」巴哈勸道：「且不  
說你們是親戚，看在太后跟皇上的  
分上，也應該和好；不然，怎麼替  
宮裡辦事。」

「好吧！」蘇克薩哈慨然答說，  
「我替你帶這個口信。不過，他那  
種自以為是，目空一切的脾氣不改，  
你也要勸勸他。」

「說得是。等我交差回京，一定  
要好好兒勸他。」

於是匆匆握別，蘇克薩哈騰身上  
馬，趕上了車隊；這天宿在南皮，  
旅店中遇到京中來人談起，才知道  
十天以前的一月初四，為大行皇太  
后上尊諡為「孝端正敬仁懿莊敏輔  
天協聖文皇后」；定於二月廿六祔  
葬盛京昭陵，攝政王將奉母后皇太  
后及皇帝駕臨盛京，恭行葬禮。  
「今天二月十四；廿六下葬，只  
有十二天了。」蘇克薩哈對王輔臣  
說：「京城到盛京要走半個月；攝  
政王早就動身了，咱們不必急，慢  
慢兒走好了。」

「是。」王輔臣答應著，他也有

好些消息可以告訴蘇克薩哈；其中  
之一是多爾袞徵女朝鮮，已有結果。

為多爾袞辦這樁差使的是，弘文  
院大學士祁充格。他以勅封李淩為  
朝鮮國王正使的身分，正式提出了  
「皇父攝政王」願娶朝鮮淑女的意  
願；其實這也就是命令。

朝鮮與清朝通婚，在太宗崇德二  
年立有先例，須具兩個條件，一個  
是要宗室中的淑女，也就是處子，  
這個身分上的條件，是可以公開提  
出的；另一個條件，不便明言，只  
可意會，便是要美。但朝鮮對公開  
的條件，奉行不渝；默喻的條件，  
就只好做到那裡算那裡，因為宗室  
有女如花，得父母寵愛，自然不願  
她遠適異國；即令是國王亦無法強  
制。

為多爾袞選取宗室淑女，便遭遇  
到這樣的困難，最後選中了李愷胤  
之女；朝鮮王朝的宗室，仿照春秋  
戰國的制度，封之為「君」，李愷  
胤的稱號是「錦林君」，很窮，朝  
鮮人稱之為「貧宗」。因為如此，  
才願捨女，換取一筆賞賜，同時也  
獲得了一筆清朝所送的聘禮。

錦林君之女由李淩封為「義順公  
主」，一面收養在宮中，鮮衣美食，  
教以宮廷禮節；一面上書清朝，請  
派使臣相親。多爾袞仍派祁充格為  
特使，相親之日，義順公主經過刻  
意修飾，盛粧出見；祁充格老眼昏  
花，回報多爾袞，說是「絕色女  
子」。多爾袞喜不可言，特頒令旨  
賜李淩，有「王女淑美」的字樣。

「朝鮮的義順公主，年輕貌美，  
這個月就要送來了。」王輔臣說：  
「聽說王爺一等孝端太后下了葬，  
打算把權柄交出來，空出身子好好  
兒享一享福。」

「打算把權柄交出來？」蘇克薩  
哈很注意地問：「交給誰？」

「我想，總不會交給鄭親王吧？」  
「那當然。」

「也不見得會交給英親王。」

蘇克薩哈點點頭說：「你的話不  
錯。不過，鄭親王很謹慎，很見機，  
不會爭權；英親王可說不定了。這  
件事，咱們倒得好好兒留意。」

王輔臣所獲得的消息，正確無誤；  
就在他們到京的那一天，由盛京頒



到一件攝政王的令旨：「各部事務有不須人奏者，付和碩親王；端重親王，敬謹親王辦理。」這三個人之中，翼親王滿達海可算「新貴」，他是代善的第七子，承襲了他父親的王爵，不過由「禮」親王改號為「翼」親王；端重親王博洛是饒餘親王阿巴泰的第三子，原有平江南的極大戰功，但受多爾袞重用，卻是近年的事；敬謹親王尼堪是廣略貝勒褚英的第三子，曾從豪格西征，斬張獻忠於西充為一大戰功，又為破大同叛將姜瓖的主將，因而亦得多爾袞的寵信。

不久，多爾袞奉車駕回京；一連三天不曾上朝，第四天召見蘇克薩哈與王輔臣，神情非常愉快。

「這趙辛苦你們了。」他問：「江南的情形怎麼樣？」

蘇克薩哈不敢說實話，「江南很安靖。」他說：「提到王爺，都讚不絕口。」

「喔，老百姓怎麼說？」

「都說王爺大仁大義，從古所沒有的。」

多爾袞點點頭；喊一聲：「馬騾

子！」

「輔臣在。」跪在地上的王輔臣挺直了腰答應。

「你是頭一回到江南吧？」

「是。」

「你覺得江南怎麼樣？」

「那真是花花世界。輔臣從沒有想到天下有那麼好的地方。」

「那是因為明朝把黃河以北，搞得一塌糊塗之故。」攝政王問：「你願意不願意到江南做官？」

王輔臣本想說：只願追隨攝政王

左右；但就在話要出口之際，突然想起一件事，便即改口答說：「王

爺要派輔臣到江南，輔臣不敢不

去。」

「我是想讓你到『花花世界』過幾年舒服日子，再回來跟著我吃苦。」多爾袞問說：「你想當甚麼官？」

「輔臣不識字，只能帶兵。」

「好！」多爾袞沉吟了一會說：「你當提督，資格還差一點兒；我

派你到江南去當總兵。你想到那一鎮？」

這一下難倒了王輔臣，不知甚麼

叫「鎮」，更不知在江南有那幾鎮？

只好老實答說：「請王爺派就是。」

多爾袞倒是有意酬謝他的効美之勞；恰好兵部尚書明安達禮也在，便即問說：「江南有幾鎮？」

此人籍隸蒙古正白旗，十分能幹，從容答道：「江南兩提督，分轄四鎮——。」

總兵所駐之地稱為「鎮」。鎮是鎮守之意，所以必是水陸險要之地；江南四鎮，首推蘇松，兼轄水師，其餘三鎮置於南北官道樞紐的徐州；江防要地的南通州狼山，與自海入江之處的崇明島。

聽明安達禮講述明白，多爾袞說：「我派你到蘇松鎮。」

「不，謝謝王爺。」王輔臣回答：「輔臣情願到狼山鎮。」

「噢？」多爾袞詫異：「蘇是蘇州，松是松江，那才是花花世界，你怎麼倒不願意呢？」

王輔臣選中狼山，別具深心，但決不能實說；他很機警，面不改色地編了個理由：「回王爺的話，狼山鎮在南通州，離揚州比較近；輔臣喜歡揚州。」





「這也罷了！」多爾袞對明安達禮說：「王輔臣的事，你給辦一辦。」

於是王輔臣磕頭謝了恩，當多爾袞復向蘇克薩哈問話時，他不自覺地在腦中浮起了董小宛的影子——

一個多月的北上途中，董小宛每天都有跟王輔臣見面的機會，有時立談數語；有時從容長談。董小宛看出他是個血性男兒，同情她的遭遇；但此人忠於職守，公私分明，如果託他甚麼事，只要不違背他的職司，他會盡力辦到。

到了離京師兩日路程的固安縣，蘇克薩哈先單騎進京去見何洛會，報告任務已經達成；這天晚上，董小宛派顧媽將王輔臣請了去，交給他一個布包，很坦率地告訴他，封裏在其中的是一捲青絲、兩雙弓鞋。

原來她曾聽人談過，劉三秀人豫親王府以後，改了旗裝，料想自己亦將如此。旗下婦女梳的髮髻，名為「燕尾」，以平整為美，不需要太長的頭髮，不妨剪下一部分；裙下雙鉤，當然要解除束縛，逐漸放

大，弓鞋亦穿不著了，因而包成一個，託他設法帶給冒辟疆。

「董姑娘，」王輔臣問說：「你有沒有想過，這樣做是不是合適？」

「我想過。國法不外乎人情，我跟了冒公子九年，從此侯門如海，不但一生一世見不到，而且連當面說一聲『保重』的機會都沒有，留這麼一點東西給他，並不為過；即便王爺知道了，一定亦會諒解。不過，王將軍，我深怕於你不便；所以，你如果回絕了我，我心裡對你絕不會存半點芥蒂。」

「董姑娘，你請放心。你說國法不外乎人情，我替你捎這點東西到冒家，亦是如此，王爺知道了，也不會怪我。不過，董姑娘，我只能替你捎東西，不能替你捎信。」

「多謝王將軍。」董小宛加重了語氣說：「我識得輕重，裡面沒有半個字。」

「這就是了。」王輔臣又說：「不過，我可以替董姑娘捎個口信。」

「謝謝。」董小宛沉吟了一會問：「王將軍打算怎麼樣把這包東西送到如皋？總不會自己送去吧？」

「那可說不定，也許會再有出差江南的機會；如果沒有這個機會，我會派極妥當的人送去。」

「是。」董小宛說：「王將軍倘能跟冒公子見面，請他娶我的妹妹。」

「今妹在那裡？」

「他知道。」

聽得這話，王輔臣才發覺自己問得多餘；料想亦在風塵之中，當即鄭重許諾：「如果兩三個月之內，我能再到江南，一定將口信帶到；否則我先派人把東西送去。」

這就是王輔臣捨蘇常而取狼山的原故；南通到如皋，百里之遙，朝發夕至，他心裡在想，不但董小宛的口信必可帶到，而且以總兵的身分，有足夠的力量就近照應冒家，亦是補過之道。

心裡打算得滿好，那知三天以後，事情就有了變化；多爾袞把他找去，歎氣地說：「馬鶴子，你江南去不成了；因為……。」

因為多爾袞覺得北京建都已久，地汙水鹹，春秋冬三季倒還罷了，

一到夏天，溽暑難耐，想另建一座夏宮；選中的地點是永平府。

永平府在山海關以西，一州五縣，跨灤河兩岸，河西灤州，州南一百二十里，一灣清水，名為大定淀，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巡幸到此，因為地名與年號相同，而且定淀音近，叫起來很拗口，因而改名長春淀，原來建有一座石城行宮，亦改名長春行宮。

行宮早廢，風景如昔，多爾袞最欣賞那裡的泉水，甘美異常；附近又有一池溫泉，亦與他的風溼症有益，所以決定將他的夏宮建在此處。

建宮必先建城；城內不能沒有房屋；更不能沒有衙署官舍，這一來工程就浩大了，估計工費要二百六十萬兩銀子。款從何出？大費周章。為了這件事，三院、六部、八旗的重臣親貴之間，大起爭執。策畫此事的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主張在舊額錢糧以外，依照比例，另增新賦。但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反對，說這就是「加派」，明朝因「加派」而亡國；而且順治元年十月詔告天下：「地畝錢糧，悉照前明

會計錄，自順治元年五月初起，為額徵解。凡加派運餉、新餉、練餉、召買等項，俱行蠲免。」豈能失信於民？

這對立的兩派之間，另有一些老謀深算的重臣，以洪承疇為首，在私下調和，他們認為皇帝早熟，書也讀得很好，「親政」的日子很近了；如果多爾袞還在京城，無形中有一片強大的影響力籠罩著，皇帝便無法乾綱獨振，所以不如疏離為妙。

從另一方面看，多爾袞功在社稷，花兩、三百萬銀子，為他造一座城，權當「采邑」，讓他舒舒服服地享後半輩子的福，以示酬庸，亦並不算過分。

這些看法，傳入深宮，孝莊太后深以為然。於是永平築城之議，成為定局；加派錢糧，及於直隸、山西、浙江、山東、江南、河南、湖廣、江西、陝西九省，最多的是江南，應徵五十九萬五千餘兩；最少的是湖廣，不足十萬，此外二、三

十萬不等，總數二百五十萬。此外官民人等有急公好義，自願捐助者，聽其自便；當然，捐助之人，酌量恩敘，為有錢而想做官的，開一道方便之門。

這是極大的一個工程，徵用民伕以外，更須動用軍工；有人向多爾袞進言，說動用軍工築城，不比打仗，一戰而勝，功勞立見，升遷獎賞，接踵而至，士卒樂於效命；土木之事是胼手胝足的苦差使，往往士氣不振，須有一個善於調變，而又能與士卒同甘苦，為眾心服的人來管工地。要找這樣一個人，非王輔臣莫屬。

「馬鶴子，」多爾袞說：「你先跟我到連山；回來到永平修城。願意不願意替我辛苦兩年。」

「王爺別問了！主爺怎麼說，輔臣怎麼幹，湯裡來，火裡去，輔臣都不在乎的。」

話是這麼說，心裡總不免悵悵；倒不是因為好缺落空，而是不能親自將董小宛的口信帶到，只能選派一名極靠得住的小校，將董小宛的那個包裹，專程送到如皋冒家。



連山在山海關外，寧遠以北，錦州以西，所以亦稱錦西；多爾袞定此處，作為迎接朝鮮義順公主親之地，因為這是一次「聯姻」——祁允格與剛林的獻議，「聯姻」表示為了兩國和好而締此婚姻，猶如「連」接兩「山」，聲益確偉。這樣的說法，可以沖淡好色之名；因而為多爾袞欣然嘉納。

這一來增加了朝鮮國王李淩的難題。多爾袞向朝鮮使臣說：「嫁女兒應該有主婚的人。既然是國婚，義順公主應該由你們國王親自送來。」

這在李淩是萬難辦到之事。因為朝鮮老王歿於順治六年六月，未滿一年。滿洲人父母之喪，二十七天釋服；朝鮮卻以冥封之國，禮義之邦，遵行中國古禮，對三年之喪看得極重，喪禮不盡情，不可為人，視作禽獸。李淩在重孝之中，如果親送義順公主出國成親，將為舉國所不滿。經使臣宛轉陳詞，多爾袞總算諒解了，但提出的另一個要求，